

# 清代文人與花木—— 以張英、高士奇詩文為例

盧慶濱\*

〔摘要〕

英國植物採集家威爾遜（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曾稱「中國可稱為園林之母，其他所有國家的園林均深受其惠。」在研究中國植物學方面，李約瑟（Joseph Needham）、魯桂珍（Lu Gwei-Djen）在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六冊之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I: Botany*（《生物學與生物技術，第一分冊：植物學》）已集中在辭典、字典、本草、救荒著作、植物譜等基本文獻方面理出的一發展脈絡，但是不少其他文獻還是可以進行探討，如文人詩文集中藏有的大量關於植物的資料。整理這一批詩文集，是一件龐大的工程。此外，全面收集植物資料的著作，如明·王路《花史左編》（1617）、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1621）、清·陳淏子《花鏡》（1688）、清·汪灝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1708），代表各時代累積下來的知識，收有大量的文獻資料，但基本是跨時代、縱的編撰方式，每一類植物的詩文題詠，亦不能籠蓋所有的作品，特別是清代的作品。我們如想理解某一時期橫的一面，則得集中在同時期的文獻研究。本文嘗試從張英（1638-1708）與高士奇（1645-1703/4）詩文中描述各種活動，包括在名勝古跡、皇家庭園與禁中、友人庭園、京師以及家鄉宅第和園林、旅遊或扈從中所見，以及種植心得，討論兩位傳統文人對花木的情懷，以及對花木文化的貢獻。

關鍵詞：張英、高士奇、園林、花木文化

---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文系教授

## 一、前言

英國植物採集家威爾遜 (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 曾稱「中國可稱為園林之母, 其他所有國家的園林均深受其惠。」<sup>1</sup>自十八世紀初, 西方已開始積極搜集中國植物標本、種子, 以及雇用當地畫家繪製植物的彩色圖片。其過程, 可參閱布列斯奈德 (Emil Bretschneider, 1833-1901) 1898 年出版之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歐洲人對中國植物的發現史》)。<sup>2</sup>在此力作中, 布氏記載不少中國畫家繪製的圖片資料, 如耶穌會傳教士丹卡維 (Pierre D'Incarville, 1706-1757) 請中國畫家繪製的 4010 張植物畫。<sup>3</sup>歐洲各國藏有不少這類畫作, 而英國藏品, 已漸為學者所注意。為了探究這批流藏海外的中國植物畫的價值, 我們必須先了解傳統中國植物學文獻的地位。李約瑟 (Joseph Needham)、魯桂珍 (Lu Gwei-Djen) 在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國的科學與文明》) 第六冊之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I: Botany* (《生物學與生物技術, 第一分冊: 植物學》) 已集中在辭典、字典、本草、救荒著作、植物譜等基本文獻方面理出中國植物學的一發展脈絡,<sup>4</sup>但是不少其他文獻還是可以進行探討, 如文人詩文集中藏有的大量關於植物的資料。整理這一批詩文集, 是一件龐大的工程。此外, 全面收集植物資料的著作, 如明·王路《花史左編》(1617)、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1621)、清·陳淏子《花鏡》(1688)、清·汪灝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1708), 代表各時代累積下來的知識, 收有大量的文獻資料, 但基本是跨時代、縱的編撰方式, 每一類植物的詩文題詠, 亦不能籠蓋所有的作品, 特別是清代的作品。我們如想理解某一時期橫的一面, 則得集中在同時期的文獻研究。這篇論文, 嘗試從張英 (1638-1708) 與高士奇 (1645-1703/4) 詩文中, 初步探討其對花木的記載、欣賞, 和對花木文化的貢獻。

<sup>1</sup> 見 H. L. Li, *The Garden Flowers of China*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9), p.4.

<sup>2</sup> Emil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Leipzig: K. F. Koehler, 1935).

<sup>3</sup> Emil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vol. I, p. 51.

<sup>4</sup> Joseph Needham, Lu Gwei-Dje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I: Bot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 Press, 1986).

## 二、張英與高士奇生平簡介

張英，江南桐城人，字敦復，號樂圃，又號夢敦。康熙六年（1667）進士，康熙十六年（1677）任侍講學士，與高士奇等入直南書房，備顧問，掌機要，為聖祖所倚重，賜第西安門內。詞臣賜居禁城自此始。二十年（1681），以葬父乞假歸，築室龍眠山中，居四年，起故官。二十九年（1690），晉吏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三十八年（1699）晉文華殿大學士。四十年（1701），以衰病求罷，詔許致仕，1708年逝世。英自壯歲即有田園之思，致政後，優遊林下者七年。著有《恆產瑣言》和《文端集》。《文端集》四十六卷，包括《應制詩》四卷、《存誠堂詩集》二十五卷、《篤素堂詩集》七卷和《篤素堂文集》十卷。《存誠堂詩集》，分古體和近體詩作，收順治己亥年（1659）至康熙壬申（1692）詩作，《篤素堂詩集》則收康熙癸酉年（1693）至甲申年（1704）作品。<sup>5</sup>

高士奇，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字澹人，號江村。1665年入京師。初以監生充書寫序班。康熙十五年（1676）入直南書房，書寫密諭，賜第西安門內。十九年（1680）特授翰林院額外侍講。二十六年（1687）晉詹事。二十八年（1689），上南巡，至杭州，幸士奇西溪山莊，御書「竹窗」榜額賜之。未幾，被左都禦史郭琇疏劾與原左都禦史王鴻緒結黨營私，受賄賣官，贓私數百萬，於本鄉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杭州西溪廣置園宅；又為副都禦史許三禮復劾與原刑部尚書徐乾學結黨營私，有「五萬寶物歸東海（指徐乾學），萬國金珠貢澹人」之謠，詔休致回籍。三十三年（1694）詔回京，復值南書房。三十六年（1697），以養母乞歸，詔允之。四十二年（1703），上南巡，士奇迎駕淮安，扈蹕至杭州。及回鑾，復從至京師，屢入對。尋遣歸，是年卒於家。詩集有《城北集》八卷（1665-1678）、《苑西集》十二卷（1678-1689）、《歸田集》十四卷（1689-1692）、《獨旦集》八卷（1692-1694）、《清吟堂集》九卷（1694-1697）、《隨輦集》十卷、《續集》一卷（1677-1689）。詞作有《竹窗詞》一卷、《蔬香詞》一卷（1691序）。文集有《扈從東巡日錄》二卷附錄一卷（1682）、《經進文稿》六卷。另

<sup>5</sup> 參見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上）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頁265；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965-9966。

有《天祿識餘》、《江村銷夏錄》（1693）等著作。<sup>6</sup>

### 三、張英、高士奇與花木

#### （一）長安千騎蹋香塵，盡是看松古寺人<sup>7</sup>——在京師的活動

##### 1. 參觀名勝古跡

不少學者已指出中國之寺廟保存了不少名花古樹。<sup>8</sup>張英《文端集》詩歌中吟詠花木的地方，包括天禧宮（古松）、慈仁寺（松、海棠）、豐臺（芍藥）、法華寺（牡丹、鴨腳樹、白松）、廣濟寺（海棠）、摩訶庵（杏花）、先農壇（古松）。<sup>9</sup>其〈同元美過法華寺〉詩中提到兩種植物，鴨腳樹和白松。詩曰：

殿前鴨腳樹，高與雲峰齊。白松有奇姿，膚香如柔荑。<sup>10</sup>

鴨腳樹，即銀杏樹，樹葉似鴨掌狀，故稱，是現存種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子遺植物。白松，指白皮松（Lacebark pine, *Pinus bungeana*）。俄國植物學家賈格（Alexander von Bunge, 1803-1890）1831年首次在北京附近發現，十五年後，種子為英國植物學家柯存（Robert Fortune, 1812-1880）引進至英國。美國植物採集家美雅（Frank Meyer, 1875-1918）曾稱此松「美和穆靜，令人崇拜！」<sup>11</sup>白松幼樹樹皮光滑，灰綠色，長大後樹皮成不規則的薄塊片脫落，露出淡黃綠色的新皮，繼續變為淡褐灰色、紅色和紫色。張英另有〈白松十韻〉：

<sup>6</sup> 參見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上）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上）》，頁436；趙爾巽等撰：《清史稿》，頁10014-10017。

<sup>7</sup> [清]張英：〈慈仁寺〉，《文端集》，收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冊1319，卷13，頁411。

<sup>8</sup> Roy Lancaster, *Plantsman's Paradise: Travels in China* (Woodbridge, Garden Art Press, 2008), p. 51.

<sup>9</sup> 分見張英：《文端集》，頁401、338、419、456、531、573、542、548、550。

<sup>10</sup> 張英：《文端集》，卷33，頁573。

<sup>11</sup> “beautiful and serene enough to worship.” Roy Lancaster, *Plantsman's Paradise: Travels in China*, p. 60.

白松挺奇質，高格無纖埃。如對修潔士，雋整愛丰裁。  
青銅點朱碧，斑剝古尊壘。聳榦若凝雪，蟠根疑積苔。  
鳳毛聲瑟瑟，龍鱗色皚皚。玲瓏曉日映，瀟灑天風來。  
近樹吹微香，肌理神僊胎。允宜白鶴觀，只合吹笙臺。  
百尺瀟湘竹，風度差可陪。回頭看榆柳，瑣屑皆凡材。<sup>12</sup>

詩句「青銅點朱碧，斑剝古尊壘」正可爲此松的特點作一概括。此外，張英亦以散文記曰：

辛巳春分日，……過天禧宮，看白松，蓋余最心賞。古松枝幹如凝雪，清響如飛濤，班剝離奇，扶疎詰曲，枝枝入畫，葉葉有聲，如對高人逸士，不敢褻玩。京師寺觀，此種為多，而時代久遠，則無過天禧宮者，共二十餘株，皆異態殊形，可謂巨觀矣。<sup>13</sup>

張英亦有〈慈仁寺海棠〉詩一首。尾聯云：「苦憶江南千萬樹，莫愁湖畔石城東」。<sup>14</sup>此正是張英、高士奇詩中常見以觀賞京師花木而引起緬懷江南花木的對比。同樣以京師和家鄉的牡丹作對比，張英〈牡丹時，同澤州先生過法華寺。僧說開數朵，皆爲人折去，惟見佛前膽瓶中平頭紫一枝耳。越月，廷玉書來云讀易樓前開一百七十餘朵，因賦〉詩曰：

小圃穠華錦簇籬，春風擔卻看花時。尋芳惟伴樊川老，彌勒龕前見一枝。  
15

以法華寺保存數朵牡丹之艱辛，與張英家鄉桐城讀易樓前之一百七十餘朵牡丹相比，得見牡丹在江南相對之普遍。

高士奇吟詠京師之處，則有淨業寺（荷花）、豐臺（芍藥）、慈慧寺（菊）、摩訶庵（杏）、龍華寺（竹，刈稻）、承光殿（栝子松）、廣濟寺（紫桐）、天

<sup>12</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11，頁389。

<sup>13</sup> 同前註，卷46，頁735。

<sup>14</sup> 同前註，卷14，頁419。

<sup>15</sup> 同前註，卷29，頁531。

壇道院（牡丹）。<sup>16</sup>其〈龍華寺前看刈稻〉詩曰：

千畦粳稻亂紛紛，小立垂楊淡晚曛。不辨江南與薊北，西風一樣捲黃雲。

17

高士奇對一般農作物也感興趣。與張英詠海棠和牡丹詩一樣，詩人也是以江南和薊北相提並論。

## 2. 皇家庭園與禁中

張英和高士奇詩集中，亦有描寫皇家庭園與禁中的花木。張英〈乙亥四月二日蒙召賜宴暢春園，蓋特旨也。謾成四首〉之三：

斯游何異泛僊槎，瑞京軒南聚物華。魏紫姚黃都看徧，御闌千種洛陽花。

18

有趣的是，高士奇在《北墅抱甕錄》中描述牡丹品種時，稱「今姚黃之種不傳，惟紫者多有。」<sup>19</sup>也許姚黃品種比較稀罕，在皇家庭園還是保存下來。同題第四首：

遠砌斜傾赤玉盤，輕陰更帶露華溥。侍臣不管雕闌隔，爭看中央綠牡丹。

20

<sup>16</sup> 分見〔清〕高士奇：《城北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第7輯，冊26，卷1，頁604；〔清〕高士奇：《歸田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第9輯，冊16，卷14，頁783；《城北集》，卷4，頁623；卷6，頁633；卷7，頁641、643；〔清〕高士奇：《苑西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第7輯，冊26，卷5，頁684；〔清〕高士奇：《清吟堂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第7輯，冊26，卷1，頁544、547。

<sup>17</sup> 〔清〕高士奇：《城北集》，卷7，頁643。

<sup>18</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30，頁544。

<sup>19</sup> 〔清〕高士奇：《北墅抱甕錄》，〔清〕張潮等編纂：《昭代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庚集埤編，卷50，頁1777。

<sup>20</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30，頁544。

詩中所述之皇家暢春園中，自有不少名貴洛陽花（牡丹），包括名種綠牡丹。這裡我們可以連想起法國拿破侖之女后約瑟芬（Joséphine, 1763-1814）在巴黎近郊馬美遜（Malmaison）別墅所種植將近兩百種新植物品種和玫瑰花園中種植之兩百五十種玫瑰花，後來經比利時畫家萊都特（Pierre-Joseph Redouté, 1759-1840）描繪之水彩畫和版刻，發展為最普遍受歡迎的植物版畫。清代皇家庭園自有其可觀的名花奇木，值得深入研究，如乾隆時代引進的洋菊品類，鄒一桂（1686-1772）于乾隆丙子（1756）秋召入內廷，對花寫真，後蒙御題，嘉賞備至，因記其形狀，以志榮遇，編成《洋菊譜》，共述洋菊三十六種。據王世襄所述，原畫未能見。<sup>21</sup>

高士奇亦有詩歌吟詠暢春園之花木。〈侍從暢春園宴遊恭紀并序十首〉之六，吟詠園中康熙帝從清涼山移植之小松，并得到康熙允許，登岸摩挲之。<sup>22</sup>〈恭賦暢春園牡丹〉則共八首，第二首云：

暈紫鞞紅各一群，望中紉縵卷瑤雲。玉皇案畔香如海，未必仙官便得聞。

23

鞞紅為牡丹品種。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花釋名》：「鞞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洲紅。……其色類腰帶鞞，謂之鞞紅。」<sup>24</sup>尾聯巧妙地道出高士奇心中得賞牡丹之寵遇。又，高士奇〈內殿見玉蘭花，憶武林舊居樓前有此〉詩云：

瓊樹朱樓下，花開正此時。參差群玉映，芬馥畹蘭滋。  
韻遠風頻送，枝高月轉宜。近從溫室裏，遙動故園思。<sup>25</sup>

詩中首六句先詠內殿朱樓下之玉蘭樹，繼轉移到某處溫室，然後結以故園之思，處理手法跟以上張英詠海棠和牡丹詩相同。其〈秋日後苑〉五首之三，亦把後苑

<sup>21</sup> 參見王世襄：《中國畫論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056；聞銘等主編：《中國花文化辭典》（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頁123。

<sup>22</sup> [清]高士奇：《清吟堂集》，卷1，頁546。

<sup>23</sup> 同前註。

<sup>24</sup> [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收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冊845，頁5。

<sup>25</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2，頁665-666。

的金銀藤花跟江南的末麗花相比。詩云：

屏上仙花裊蔓長，堦前蜀錦帶餘芳。（自注：蜀葵花千層，紅白如錦）弱  
藤凝露開黃白，比似江南末麗香。（自注：金銀藤開花最香）<sup>26</sup>

禁中偶爾亦有種花活動。高士奇〈南書房後院，向無草木，今年小監襍植野花、瓜豆，翦鬱可觀，亦余罷直後之一變也〉二首之一云：

牽絲架蔓倚牆陰，綴紫遮紅自作林。小立頓饒田舍意，只多金碧九重深。  
27

小太監種植野花、瓜豆，是禁中風氣的轉變，也是太監生活的寫照。又，高士奇有〈恩賜天花恭紀并序〉一首。<sup>28</sup>此天花為五臺山進貢之物，是一種名貴蔬菜。<sup>29</sup>

此外，高士奇有〈乾清宮侍直蒙賜金盤時果八種恭紀〉八首，分詠桃二種、玉李、朱李、蘋果、蓮子、鮮菱、銀杏，〈懋勤殿古榦梅花發紅白兩種應制〉、〈南書房梅花盛開恭賦〉、〈賜觀盆植人蔞一本恭紀〉、〈恩賜人蔞恭紀〉<sup>30</sup>等篇。張英亦有賜觀盆植人蔞一首。<sup>31</sup>有趣的是，張英自稱歸田之後，「誓不著緞，不食人參。……細思吾鄉米價一石不過四錢，今日服參價如之，或倍之，是一人而兼百餘人糊口之具，忍孰甚焉。」<sup>32</sup>

張英賦作有〈瀛台賜宴賞花賦〉和〈懋勤殿秋蘭賦〉。<sup>33</sup>高士奇賦作則有〈液池新柳賦并序〉、〈西苑芙蕖賦并序〉。<sup>34</sup>其〈養心殿石榴賦〉序中描述石榴樹兩

<sup>26</sup> [清]高士奇：《清吟堂集》，卷2，頁553。

<sup>27</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12，頁729。

<sup>28</sup> [清]高士奇：《隨輦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第9輯，冊16，卷2，頁563。

<sup>29</sup> 見[清]高士奇：〈禹生為余寫蔬香園，自題卷尾〉第六首，《苑西集》，卷4，頁680。

<sup>30</sup> 分見[清]高士奇：《隨輦集》，卷1，頁555-556、560；卷2，頁561-562、565、565-566。

<sup>31</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2，頁295。

<sup>32</sup> 同前註，卷45，頁724。

<sup>33</sup> 同前註，卷37，頁603-605、613。

<sup>34</sup> 分見[清]高士奇：《經進文彙》，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第9輯，冊16，卷1，頁642-643、643-644。



種顏色之花頗為特別。序云：

養心殿前古石榴數樹，三百餘年物也。植巨盎中，柯榦中空，盤虬奇崛，  
膚皮臃腫，上發髻枝，開花紅白，紅者千葉相攢，白者結實如椀，顆粒晶  
瑩甘美，獨異宮中，呼為軟子榴，豈張騫西域所攜之種耶。叨直禁中，每  
蒙恩賜，謹為賦之。<sup>35</sup>

### 3. 友人庭園與齋房

除了參觀京師名勝古跡、皇家庭園，和記載禁中花事以外，張英和高士奇詩集中亦有不少吟詠友人庭園中的花木。張英有〈許蓀洲庭前雙松次韻二首〉，<sup>36</sup>而從〈得觀安親王庭園四首〉，得見此園中種有南國名花。<sup>37</sup>其〈二月看花王子玠齋中〉云：

滿城風雪度花朝，誰見青陽著柳條。小閣交枝圍密籬，海棠接葉暈紅潮。  
頓忘冀北寒威厲，未覺江南春色遙。賴有東臯多逸興，芳時樽酒日相招。

38

第三聯亦是典型的冀北和江南的對比。高士奇詩作則有〈柯翰周召集谿園分得二蕭〉二首等篇。<sup>39</sup>

### 4. 京師宅中的植物

張英和高士奇嗜好花木，入直南書房之後，均蒙康熙賜宅西苑。兩人在宅中自然廣置盆花草木。張英曾自述興趣：

予生平嗜卉木，遂成奇癖，亦自覺可哂。細思天下歌舞聲伎，古翫書畫，  
禽鳥博弈之屬，皆多費而耗物力，惹氣而多後患，不可以訓子孫，惟山水

<sup>35</sup> [清]高士奇：《經進文彙》，卷1，頁642。

<sup>36</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17，頁451。

<sup>37</sup> 同前註，頁454。

<sup>38</sup> 同前註，頁448。

<sup>39</sup> [清]高士奇：《城北集》，卷4，頁621-622。

花木，差可自娛，而非人之所爭。草木日有生意，而妙于無知，損許多愛憎煩惱。京師難於樹植，艱於曠土。書閣中置盆花數種，滋培收穫，頗費心力，然亦可少供耳目之翫。琴薦書幌，牀頭十笏之地，無非落花填塞，亦一佳話也。<sup>40</sup>

張英花木之癖，可在〈一室中置寒花十數種，幾無坐處二首〉之一詩中見一端倪：

礙履牽衣一室中，深紅淺白列芳叢。盆花位置求安穩，不獨兒嬉笑放翁。  
41

笑放翁，應指陸游在西川觀海棠之詩。<sup>42</sup>這裡，張英自比陸游，兩人同有觀花之癖。又，張英〈江眉瞻太守爲予作買花行讀而賦此〉曰：

客從匡廬來，弭節慈仁寺。予當花市開，肩輿時一至。  
珠璣羅綺前，趨走不停視。惟向賣花翁，低迷苦留遲。  
嗟予林壑性，卉木有奇嗜。十年客京國，苦負平生意。  
幽燕氣寒冽，風日江南異。濁苦街頭泉，礮礮城中地。  
嘉樹與芳草，縱愛何由蒔。詰屈盆中梅，花稀色顛顛。  
豪家溫室中，不惜千錢費。一入寒士宅，枯槁旋委棄。  
惟有野草花，予力猶能致。聊分薄俸錢，窗前博菁翠。<sup>43</sup>

此詩中有不少信息。第一是慈仁寺中，不時舉行花市，兼賣各種珠璣羅綺，而張英唯一的興趣是與賣花翁周旋。第二是張英雖然嗜好卉木，但因幽燕天氣寒冽，不少嘉樹、芳草無由培植。又因薪俸有限，非豪家可比，未能以高價購置花木，所以只能培養一些寒花野草。又，張英〈秋窗料理瓶花四首〉之一云：

<sup>40</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46，頁733。

<sup>41</sup> 同前註，卷32，頁567-568。

<sup>42</sup> 陸游〈觀花〉詩，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冊39，頁24454。

<sup>43</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8，頁372。

自疊盆山插菊枝，分紅間白滿花甕。明知老去童心在，只似彫蟲作小詩。

同題第二首云：

萬紫千紅縱目宜，風沙無地玩芳時。昔人手著瓶花史，卻勝黃荃畫折枝。  
(自注：袁中郎著《瓶史》)<sup>44</sup>

在風沙瀰漫之京師，張英自得其樂，參考袁中郎之《瓶史》插菊花，並且把插花之藝術跟寫小詩相比。對這位花痴來說，《瓶史》總勝黃荃之花卉畫一籌。又，張英〈退直小暇插瓶中芍藥〉詩云：

揀得將離四五枝，沸湯親注白花瓷。夜來紙帳高懸卻，領取繁香夢醒時。  
45

退直之後，張英可享受一段閒暇，親自揀選芍藥花枝，沸湯注瓶，以延長鮮花水養期，<sup>46</sup>並把紙帳掀起，準備睡醒時享受芍藥之繁香。

高士奇 1665 年入京師，初寓城北，「喬木深巷，無異邨落。……鄰有古槐，深翠沈鬱，枝柯流潤於几簾之上，爲之左右具適。是雖鄰人之所有，而鄰人不之知吾日得而盤桓寄傲焉，宜即吾之所有也，遂名其居爲鄰樹軒。」<sup>47</sup>

又，1666 年春，「遊西山，得荒園於小阜林麓中。舊有櫻桃數十株及梨、柿、杏、柰、蘋婆之屬，乃更剷薙荒穢而增植物之。……堂成，未有以名，因書夢湖草堂而記之。」<sup>48</sup>1676 年，入直南書房，賜居西苑「玉蝨橋側，就其東三楹，列書史，植花木，取文信國『春晝花陰，五雲餘蔭』語，顏曰餘蔭軒。」<sup>49</sup>

儘管餘蔭軒只有三楹之寬，但高士奇還是興致勃勃，種植各種花木。1686 年

<sup>44</sup> 同前註，卷 32，頁 560。

<sup>45</sup> 同前註，卷 20，頁 472。

<sup>46</sup> 聞銘等主編：《中國花文化辭典》，頁 362-363。

<sup>47</sup> [清]高士奇：〈鄰樹軒記〉，《經進文稿》，卷 5，頁 680。

<sup>48</sup> [清]高士奇：〈夢湖草堂記〉，《經進文稿》，卷 5，頁 680。

<sup>49</sup> [清]高士奇：〈餘蔭軒記〉，《經進文稿》，卷 5，頁 682。

高士奇有〈餘蔭軒種槐〉詩一首。<sup>50</sup>此時，高士奇自種槐樹，一洗胸中憂悶，不必像二十一年前仰賴鄰居之古槐矣。1688年，高士奇又提到在餘蔭軒前所種小杏一枝，兩年之間，已齊檐矣。<sup>51</sup>同年，亦有《種焦》詩一首。<sup>52</sup>1695年，有〈餘蔭軒前杏花、丁香、刺梅，皆當年手植，今成茂樹，開花甚繁〉二首，<sup>53</sup>得見詩人種樹成陰後之欣慰。同年亦有〈屋後棗樹是山荆昔年手植〉一詩，<sup>54</sup>得見高士奇妻子亦喜愛種樹。以下，討論高士奇在餘蔭軒的花事活動。

在齋中的花事，舉例有〈曉起換插瓶中芍藥〉一首：

錦幃誰來牽翠袖，秘甕自洗注寒泉。（自注：時得大官窰花瓶）<sup>55</sup>

高士奇詩中提到插花用的名貴瓷器不多，筆者只注意到此處以大官窰花瓶插芍藥，和另一處以汝窰觚插芍藥。<sup>56</sup>又，高士奇〈偶得桂樹一株，置餘蔭軒中〉之二詩云：

北地高寒種較難，稀枝瘦葉倚疎闌。拂雲漫說鄉園樹，那得移來客館看。

<sup>57</sup>

此詩亦以北地嚴寒，難種桂樹，因而懷念鄉園之樹。又，其〈對餘蔭軒前丁香花有感〉第五句自注：「京師多重白丁香。予獨愛此紫豔。」<sup>58</sup>此注可補其《北墅抱甕錄》中「丁香」一項。<sup>59</sup>

1687年秋，高士奇有〈秋花詩〉二十首，自序云：「餘蔭軒隙地祿種草卉，

<sup>50</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6，頁694。

<sup>51</sup> 同前註，卷8，頁703。

<sup>52</sup> 同前註，頁705。

<sup>53</sup> [清]高士奇：《清吟堂集》，卷1，頁547。

<sup>54</sup> 同前註，頁549。

<sup>55</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11，頁721。

<sup>56</sup> [清]高士奇：《獨旦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第7輯，冊26，卷1，頁738。

<sup>57</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9，頁713。

<sup>58</sup> 同前註，卷8，頁703。

<sup>59</sup> [清]高士奇：《北墅抱甕錄》，頁1777。

命童澆灌之，秋來吐花，頗具鮮豔。直廬少暇，各記以詩。江文通所謂愛此兩株樹、十莖草也。」<sup>60</sup>〈秋花詩〉分詠蓼花、玉簪花、茉莉、秋葵、建蘭（兩首）、秋海棠、桂花、西風錦（一名雁來紅雁來紅）、淡竹葉、合驪樹、雙鸞菊、剪秋羅（一名漢宮秋色）、金盞花（一名杏葉花）、鳳仙花、夜落金錢（一名子午花）、牽牛花、雞冠花、菊（兩首）。其〈秋花詩·夜落金錢〉詩云：

買斷秋來景，無勞問五銖。落開知子午，輕弱少輪郭。  
筆倩佳人潤（自注：鄭榮作金錢花詩未就，夢一紅裳女子擲錢與之曰：「為君潤筆。」及覺，探懷中，得花數朵，遂呼為潤筆花），<sup>61</sup>盧供掾吏呼（自注：梁豫州掾屬以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補足。魚洪謂得花勝得錢）。<sup>62</sup>風磨兼露洗，幾朵點青蕪。<sup>63</sup>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引明·王象晉《群芳譜》：

金錢花，一名子午花，《格物叢話》云：「花以金錢名，言其形之似也，惟欠稜廓耳。」《花史》云：「午開子落，故名子午花。」一名夜落金錢花，予改為金榜及第花。花秋開，黃色，朵如錢，綠葉柔枝，嫵媚可愛，《園林草木疏》云：「梁大同中，進自外國。」今在處有之，栽磁盆中，副以小竹架，亦書室中雅翫也。又有銀錢一種，七月開，以子種。<sup>64</sup>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刊成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高士奇未及觀看，所以，高士奇引文應是引自原著或其他花譜。

1688年秋，高士奇有〈續秋花詩〉八首，分詠夾竹桃、纏枝牡丹、野茉莉、金銀籐、六月菊、月季花、野枸杞、紅姑孃。第七首詠野枸杞曰：

<sup>60</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7，頁699。

<sup>61</sup> 此故事見《花史》，[清]汪灝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卷47，頁1131。

<sup>62</sup> 此故事見[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前集卷19，頁189-190，唯「豫州」作「荊州」，「魚洪」作「魚弘」。

<sup>63</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7，頁700。

<sup>64</sup> [清]汪灝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47，頁1131。

裊裊叢生慣，枝枝要竹扶。紫羅裁細萼，紅豆結垂珠。  
不入時人眼，曾傳野岸圖。（自注：黃荃秋岸圖有此草，曾入宣和御府）  
蕭然苔砌外，自足伴菰蘆。<sup>65</sup>

這裡得見高士奇在吟詠植物時，也會聯想到古畫裏的描繪。此外，〈秋花詩〉和〈續秋花詩〉中可注意的是某些花卉的個別名稱。生物學家優雲（Carol Kaesuk Yoon）*Naming Nature: The Clash Between Instinct and Science*（《為自然取名——直覺與科學之衝突》）一書之封底介紹如下：

（作者）在探討進化生物學（evolutionary biology）與瑞典植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創立之分類學（taxonomy）之間的歷史衝突。林奈依賴的是直覺和視覺上的判斷。（按：林奈用了四個分類等級：綱、目、屬和種，其所建立用於命名所有物種的拉丁學名方法，沿用至今。）……可是當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發現了（生物）進化之後，分類學最後就進入了實驗室，而得出的結果，在直覺上是跟人類天生傾向於為世界整理出次序相悖而行的。科學家告訴我們，鯨魚不只不是魚類，連魚這樣的東西也不存在。優雲要爭辯的是我們把科學上的權力讓給了分類學家之後，我們就拋棄了我們的觀察技能，同時也造成我們跟大自然之間的疏遠。<sup>66</sup>

中國傳統文獻中所保存之植物異名，雖然對科學家來說是造成混亂的因素之一，但這份遺產，還是值得重視。高士奇〈秋花詩〉和〈續秋花詩〉中，指出剪秋羅，一名漢宮秋色；金盞花，一名杏葉花；夜落金錢，一名子午花；金銀籐，

<sup>65</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9，頁712。

<sup>66</sup> “...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tension between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axonomy, the science of classification founded by Swedish botanist Carl Linnaeu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innaeus relied on intuitive, visual judgments... But after Darwin discovered evolution, taxonomy eventually moved into the laboratory and yielded results counterintuitive to humanity’s innate disposition to order the world. Not only is a whale not a fish,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ish at all, scientists tell us. By conceding scientific authority to taxonomists, Yoon argues, we’ve surrendered our observational skills and contributed to our own alienation from nature.” Carol Kaesuk Yoon, *Naming Nature: The Clash Between Instinct and Science*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 2010), back cover. 此書曾獲 *New Scientist* 2009 年最佳著作等獎。

一名蜜□藤，一名金釵殿；紅姑孃，一名洛神珠，一名燈籠草，即酸漿草也。<sup>67</sup>高士奇和張英其它詩文中，不時出現這樣的例子。這些異名，均是歷代通過口傳或文獻保存下來，彌足珍貴。

文人吟詠花木，自然會跟前代詩人對談，以繼承、延續其人文傳統。高士奇〈讀杜牧之山石榴詩，嫌其差少風致，窗前偶有一本著花甚佳，亦吟短句（自注：杜詩云：「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豔中間。一朵佳人玉釵上，祇疑燒卻翠雲鬢。」）<sup>68</sup>〉詩云：

萬簇千攢剪絳紗，雨餘濃翠豔朱霞。羅裙近愛瀟湘淡，不用粧成妬此花。  
（自注：唐人云：「紅裙妬殺石榴花。」又「應訝羅裙色不如。」裙如榴色，未見其佳也）<sup>69</sup>

「紅裙妬殺石榴花」，出自唐·萬楚《五日觀妓》詩。<sup>70</sup>「應訝羅裙色不如」，為宋·武衍《榴花》詩句。<sup>71</sup>此處高士奇自稱喜愛素淡的羅裙，但亦是作翻案文章。

張英和高士奇的花木來源如何？資料顯示一方面是從街上的擔頭選購，或是去城南豐臺買花，另一個來源是親戚、友人的饋贈。張英〈放翁有「馬上時看擔上花」之句，<sup>72</sup>賦其意〉詩云：

斲自花畦破綠苔，老翁家本住豐臺。擔頭聲喚春風起，郭外人衝曉露來。  
未覺色香經宿減，乍驚紅紫一籃開。道傍有客垂鞭立，歎息鄉園沒草萊。

73

尾句亦是張英懷念家鄉園林之意。又，高士奇〈春暮雜詠〉之一詩云：

<sup>67</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9，頁712。

<sup>68</sup>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522，頁5971-5972。

<sup>69</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8，頁705。

<sup>70</sup> 《全唐詩》，卷145，頁1468-1469。

<sup>71</sup> 《全宋詩》，冊62，頁38968。

<sup>72</sup> 陸游詩句，見〈和范舍人書懷〉，《全宋詩》，冊39，頁24418。

<sup>73</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28，頁523。

泥人天氣是清明，破睡枝頭轉曉鶯。簾幙日高深巷靜，賣錫聲間賣花聲。

74

京師中各行業的特別叫賣之聲，現在只能憑空想象。又，高士奇〈買芍藥再詠〉：

草橋南去豐臺路，紅藥成畦總代耕。栽處老翁勤抱甕，開時遊客競傾城。  
狂香入市詩堪贈，豔色多般譜莫名。（自注：劉貢父有《芍藥譜》）閉戶  
又虛藍尾候，朝朝聽取賣花聲。<sup>75</sup>

劉敞（1023-1089），字貢父。《芍藥譜》中所記揚州芍藥有三十一種，評為七等。據自序說，所記諸品，都讓畫工描畫下來，可見原書還有插圖。此譜歷代無單行本，也未收于叢書中。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宋·祝穆《事文類聚》後集均收其全文。<sup>76</sup>「藍尾」，疑即「婪尾」，指芍藥花。芍藥各品種的興盛，讓詩人也無從按譜追查。

張英和高士奇，不時亦有親戚、友人饋贈花木。張英有〈武仕弟從楚移米及盆桂至〉一首，<sup>77</sup>另有〈澹人見贈芍藥，賦此二首〉之一云：

四月清和芍藥天，甌瓶花事一鐙前。尋芳猶記曾遊處，不到豐臺二十年。

78

澹人為高士奇字。張英因公事繁忙，想起多年未曾到豐臺一遊。

法華寺老僧，亦有饋贈張英牡丹的雅事。其〈法華寺老僧贈牡丹四朵，有作四首〉之一詩云：

名花百朵近書樓，未省兒童解愛否。慙愧山僧知好事，年年相贈紫平頭。

79

<sup>74</sup> [清]高士奇：《城北集》，卷1，頁608。

<sup>75</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11，頁721。

<sup>76</sup> <http://baike.baidu.com/view/9399480.htm>，2012.11.9 上網。

<sup>77</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26，頁510。

<sup>78</sup> 同前註，卷31，頁545。



同題第二首云：

花中姚魏迥無倫，我昔移來洛水春。今日白頭方解事，看花不是種花人。

80

高士奇亦有方外友人饋贈紅梅。詩見〈除夕前一日葉詡庵院長以盆中紅梅及詩見贈，賦答〉。<sup>81</sup>其他友人饋贈花木的例子，可參見〈蔡青門自潞河寄桂樹〉、〈謾苑兄以園中海棠寄贈〉、〈張大宗伯手札惠桂樹賦答〉、〈歲暮張大宗伯以梅樹見貽〉、〈敦復大宗伯贈桂樹和來韻〉等篇。<sup>82</sup>

禮尚往來，高士奇亦有贈送友人花木。其〈和張大宗伯謝芍藥〉二首之二：

輕雲籠日浣花天，折取繁香曉露前。碧網朱簾清晝永，直廬插換憶年年。

（自注：南書房每於芍藥花時，當直內監清晨注水插瓶，換去昨日之花）

83

此詩得見禁中南書房換插芍藥之頻繁。張英和高士奇亦有直接向友人求贈花木的詩作。張英〈寄題儀園〉詩後自注：「汝書許贈予花樹故及之。」<sup>84</sup>高士奇〈從天孚乞紫桐花〉：「維摩無意鬪春工，却現優曇小院中。會得拈花微笑意，可能乞與一枝紅。」<sup>85</sup>

## 5. 京師花事的特點

### （1）豐臺芍藥

去城南豐臺買芍藥，是京師的風尚。張英〈豐臺芍藥吟四首〉之四：「移植

<sup>79</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31，頁549。

<sup>80</sup> 同前註。

<sup>81</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2，頁668。

<sup>82</sup> 分見[清]高士奇：《苑西集》，卷3，頁670；卷8，頁703；卷12，頁729；《清吟堂集》，卷1，頁543；卷2，頁554。

<sup>83</sup> [清]高士奇：《清吟堂集》，卷1，頁548。

<sup>84</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28，頁522-523。

<sup>85</sup> [清]高士奇：《清吟堂集》，卷1，頁547。

城中百不成，泉甘土沃始敷榮。由來不解隨人意，小草偏生物外情。」<sup>86</sup>高士奇〈春暮雜詠〉之二亦同樣描述到豐臺買芍藥的盛況：「落盡千紅芍藥開，鈿車簇隊到豐臺。黃蜂紫蝶無情緒，暗逐香風入市來。」<sup>87</sup>此外，張英又指出購買芍藥，未必一定得去豐臺。其〈豐臺芍藥吟四首〉之二：「四月薰風暖復晴，通衢委巷賣花聲。繡英盡在長安陌，誤賺遊人蚤出城。」<sup>88</sup>高士奇〈芍藥〉自注則說：「京師永安門外，地名豐臺，土人以種花爲業，芍藥最盛。開時，九門日賣萬朵，兩旬佳賞。南方土脉不甚相宜。北墅紅藥畦，力爲培蒔，每歲花開，不及百朵，數日而盡。」<sup>89</sup>北墅，指高士奇在浙江平湖縣城外的園林。從注中，我們得知南方，最少是平湖縣地區不大適合種植芍藥。

## （2）京師溫室的資料

京師因地處冀北，冬天寒冷，因此有溫室（或稱暖室）的建立。溫室的使用，漢代已有記載。<sup>90</sup>乾隆時代《日下舊聞考》（1774）記載：「今京師臘月即賣牡丹、梅花、緋桃、探春諸花，皆貯暖室，以火烘之，所謂堂花，又名唐花是也。」<sup>91</sup>張英和高士奇詩文中，「溫室」一詞常出現。己卯年（1699），張英有〈除夕友人贈新開芍藥四枝〉一首，指出此芍藥乃是溫室烘培而成。<sup>92</sup>張英提到有暖室中門人贈送給他各種花卉。<sup>93</sup>又，張英〈山中即事十二首〉之三：

燕市盆梅不易栽，園官溫室火頻催。今年飽著看花眼，繞屋沿谿爛漫開。

94

園官之制度待考。

<sup>86</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31，頁550。

<sup>87</sup> [清]高士奇：《城北集》，卷1，頁608。

<sup>88</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31，頁550。

<sup>89</sup> [清]高士奇：《歸田集》，卷14，頁783。

<sup>90</sup> [漢]班固：〈循吏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冊11，頁3642-3643。

<sup>91</sup> [清]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149，頁2385-2386。

<sup>92</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34，頁584。

<sup>93</sup> [清]張英：〈暖室中門人贈雜卉二首〉，《文端集》，卷33，頁567。

<sup>94</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21，頁481。

張英〈題憚南田雜卉頁子七首〉之六〈臘梅山茶〉詩云：

平生酷愛黃梅萼，一入京華繫所思。溫室從教簾覆地，頻年不見歲寒姿。  
95

首聯亦以江南之黃梅萼和京師之情況對比。縱使京師有溫室設備，但張英指出已多年未見黃梅歲寒之姿。

高士奇〈燈市竹枝詞〉之六亦有溫室栽培牡丹、芍藥的描述：

百物爭鮮上市誇，燈筵已放牡丹花。（自注：京師燈節，牡丹、芍藥已開，皆從溫室中出）<sup>96</sup>

儘管張英和高士奇在京師嚴冬能夠享受溫室的花木，但兩人對此還是有所批評。張英〈禁中對探春花〉詩云：

柔條花滿雪皚皚，內使褰簾進御來。費盡南園溫室火，探春十月已先開。  
97

張英第三句指出以火烘培花木，未免浪費資源。此外，張英也有以下的見解：

人生第一事，莫如安分。……譬之溫室，養牡丹必花頭中原結蕊，火焙則正月早開，然雖開，而元氣索然。花既不滿足，根亦旋萎矣。若本來不結花，即火焙無益。既有花矣，何如培以沃壤，灌以甘泉，待其時至數華，根本既不虧，而花亦肥大經久，此余所深洞於天時物理而非矯為迂闊之談也。<sup>98</sup>

以火烘培牡丹，亦有反天時物理而行之弊。此看法，可參看西漢循吏召信臣提出

<sup>95</sup> 同前註，卷 28，頁 525。

<sup>96</sup> [清]高士奇：《城北集》，卷 5，頁 627。

<sup>97</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 20，頁 475。

<sup>98</sup> 同前註，卷 46，頁 743。

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然蘊火，待溫氣乃生，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供奉養。後以奏罷之。<sup>99</sup>

高士奇亦有相同的看法。其〈三月初八日齋中盆梅二樹盛開，用東坡松風亭下梅花盛開韻〉：

西溪溪上花成邨，春來思花勞夢魂。客窗兩株忽爛熳，照眼亦可娛朝昏。……秃梗橫斜寒蓋密，本性未經燠室溫。<sup>100</sup>

西溪，指高士奇在杭州的別業。這裡，詩人讚美西溪之花未經溫室異化。高士奇又云：

夫天運行於上，百穀草木成於下。春生秋實，各以其時，雖強有力者，止能灌溉培植之，不得使之先春而生，未秋而實也。嘗見都下人家，置芍藥苗於燠室，日注以水而熅以火，嚴寒花開，矜以爲異，但莖弱蕊簇，香氣不盈，列碧窗棊几下，不一日花萎葉槁，并其根亦棄之，求其及時之芳鮮郁茂，不可得矣。人之生也，富貴貧賤，窮通得喪，皆天所賦，雖有賢者，不能出範圍造化之中。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sup>101</sup>

### (3) 京師的各種花木

除了以上所引各詩以外，張英在京師中所吟詠的花木，還有〈虞美人花〉、〈秋海棠花〉、〈詠水僊八韻〉、〈繡球花〉、〈牡丹〉、〈梅花詩三十首〉、〈秋荷〉、〈秋草〉、〈語菊二首〉、〈菊答二首〉、〈題畫芙蓉、菊、小竹枝同貯甌中〉、〈九日後買菊數種，漫成二首〉、〈臘梅〉、〈夾竹桃詩……〉、〈秋蘭〉、〈山中即事十二首〉之四（自注：吳中稱梅花爲驚蟄花）、〈山櫻桃〉、〈玉簪花二首〉和〈秋海棠〉等篇。<sup>102</sup>

<sup>99</sup> [漢]班固：〈循吏傳〉，《漢書》，冊11，頁3642-3643。

<sup>100</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8，頁702-703。

<sup>101</sup> [清]高士奇：《經進文彙》，卷5，頁681。

<sup>102</sup> 各詩分見[清]張英：《文端集》，卷13，頁407、409、412、413、413-416；卷14，頁421、422、422；卷15，頁429；卷16，頁445-446；卷18，頁458；卷19，頁470；卷21，頁481；卷24，頁500；卷26，頁509。

高士奇則有吟詠〈丁香花〉兩首、〈扈從歸寓庭前丁香正開〉等篇。<sup>103</sup>此外，吟詠各種果實的詩作，有木瓜、佛手柑、香櫞、橄欖、柿、肅寧桃、蘋果、橘、石榴、梨各詩。<sup>104</sup>其〈木瓜〉詩云：

歲歲新霜後，堆盤此最幽（自注：每霜降後，則木瓜至京師）。  
膩入香蘊藉，着眼色溫柔。潤澤方盈把，瑤琚報莫投。  
宣州充貢好，餘韻咏風流。（自注：木瓜以宣城者為佳，以充土貢。有宣州花木瓜之稱）<sup>105</sup>

詩中資訊，包括木瓜至京師的時期，和宣州花木瓜的佳品種。又，詠《肅寧桃》則云：

種桃渾易事，此地獨知名。澱齒甘同蜜，流唇冷過瓊。  
都人誇俊味，南客繫深情。翻笑西池上，千年始一成。<sup>106</sup>

肅寧，指肅寧縣，明清皆屬直隸河間府。此詩自有其幽默之處。西王母之桃，千年始結果，而種桃人間，確是容易。

張英和高士奇詩作中也提到比較稀罕的花木，包括鳳梨、朝鮮牡丹、文官果<sup>107</sup>和金蓮花。<sup>108</sup>張英〈鳳梨〉詩云：「鳳梨珍果出南荒，昔未標名紀職方。」<sup>109</sup>鳳梨原產南美，十六世紀傳入中國。<sup>110</sup>此詩寫于 1698 年，得見康熙時代鳳梨在京師還是一種珍果。高士奇〈朝鮮牡丹〉（詩題自注：或云即當歸花也。碧葉紅葩，娟潔可喜，為春時草花中第一）云：

<sup>103</sup> 分見〔清〕高士奇：《苑西集》，卷 5，頁 682；卷 11，頁 721。

<sup>104</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 10，頁 717-718。

<sup>105</sup> 同前註，頁 717。

<sup>106</sup> 同前註。

<sup>107</sup> 同前註，卷 11，頁 722。

<sup>108</sup> 〔清〕高士奇：《清吟堂集》，卷 3，頁 559。

<sup>109</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 34，頁 580。

<sup>110</sup> <http://www.hudong.com/wiki/%E5%87%A4%E6%A2%A8>，2012.11.8 上網。

別有嫣然態，芳心只自知。最宜朝雨溼，莫被晚風吹。  
 瓠子含新萼，荷囊綴細枝。（自注：俗呼為荷包牡丹）  
 洛人渾不識，安得號花師。（自注：《龍城餘錄》載洛人宋單父種牡丹，  
 變異千種，紅白斗色，上皇召至驪山，植花千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  
 餘兩。內人呼為花師）<sup>111</sup>

朝鮮牡丹，並非真正的牡丹品種。我們也得替洛人宋單父喊冤。

### （一）自昔樂天曾有句，微之才是惜花人<sup>112</sup>——題畫與觀畫

張英和高士奇嗜愛花木，在題詠花木畫冊方面，自然得心應手。張英有〈蕉林書屋圖〉、〈題嘉莊農隱圖〉、〈為石林題柘谿草堂圖〉、〈題憚南田花卉冊子二首〉（紫藤花、荷花）、〈石谷為予畫賜金園圖卷，予復作大幅，仿香山池上篇意，為賦長歌〉、〈為東來題陳原舒畫花草十二種〉、〈唐六如畫梅花折枝二首〉、〈題嚴蓀友為澹人畫江邨草堂圖二首〉、〈題冀渭公所藏楊椒山畫梅花並詩卷子四首〉、〈題憚南田雜卉頁子七首〉（粉桃花、蠶豆、朱櫻、牽牛花、秋海棠、臘梅山茶、菊花）、〈寐因題憚南田畫雁來紅二首〉等篇。<sup>113</sup>其〈為澹人題梓樹花圖二首〉之二曰：

江邨逸興艷紅雨，為寫生綃一幅春。自昔樂天曾有句，微之才是惜花人。  
 （自注：白詩「除卻微之見應愛，人間少有惜花人」<sup>114</sup>）<sup>115</sup>

白居易詩題為〈見紫薇花憶微之〉。白居易與元稹之相知，亦重現在張英與高士奇身上。此處張英借用樂天之句，間接讚美高士奇才是真正愛惜紅梓樹花之人。又，張英有〈題澹人北墅圖〉一首。詩云：

種樹成陰須十年，等閒求買苦無策。<sup>116</sup>東坡此語老解事，喬柯珍重如拱璧。

<sup>111</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5，頁682。

<sup>112</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30，頁540。

<sup>113</sup> 同前註，卷6，頁35；卷7，頁361、355；卷10，頁385；卷12，頁403；卷24，頁501-502；卷25，頁505；卷26，頁510；卷28，頁524-525，卷34，頁580。

<sup>114</sup> 白居易〈見紫薇花憶微之〉詩，《全唐詩》，卷439，頁4882。

<sup>115</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30，頁540。

一株兩株皆足豪，古幹擎雲根覆石。何況嘉樹羅千章，蒼深杳靄幽人宅。我愛江邨新草堂，谿流縈抱園林僻。梅花十畝雪堆莊，桂叢一望天香陌。松嶺排空紫翠翻，梓澤飛英紅雨積。修篁處處烟梢青，孤桐歲歲雙皮白。……嗟予邱壑足平生，性耽種樹老成癖。疏梅十挺松一巒，對此小巫彌氣索。……<sup>117</sup>

此詩大概寫于 1693 年。張英自稱有種樹之癖，但面對高士奇園林中之十畝梅花、桂叢、松嶺、梓澤等千株嘉樹，而回想自己園中只有十株疏梅和一小山之挺松，不免有小巫見大巫之感覺。這裡，張英可能是自謙，因為 1691 年他在芙蓉島已種了四千棵松樹。<sup>118</sup>

高士奇題畫則有〈題惲正叔畫芍藥〉、〈題李琪枝梅花小卷〉、〈題春帆梅信圖〉、〈題曹恒齋種菊圖〉二首等篇。<sup>119</sup>其〈觀章侯野薔薇畫，憶北墅〉二首之二：

羅雀閒門畫懶開，朝朝擔上買花栽。折枝那似老蓮畫，每憶鄉時看一回。  
（自注：章侯，一字老蓮）<sup>120</sup>

詩中亦是憶鄉情調，但亦讚賞陳章侯所畫之野薔薇，比擔上所買之花更令人抒發懷鄉之念。

## （二）無意入邨落，名花見萬枝<sup>121</sup>——旅遊或扈從中所見

張英和高士奇，在旅遊或扈從中，亦不時注意花木。張英有〈馬蘭谷古松行〉、〈晚春同幼木、翼生、孝儀、玉青泛小艇，觀賣牡丹人家，窮精舍最幽處二首〉、〈舟中秋蘭盛開，漫成二首〉、〈前探梅絕句二首〉、〈後探梅絕句三首〉、〈山

<sup>116</sup> 蘇軾詩〈傅堯俞濟源草堂〉有「栽種成陰十年事，倉黃求買百金無」句。見《全宋詩》，冊 14，頁 9142。

<sup>117</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 30，頁 540。

<sup>118</sup> 同前註，卷 31，頁 554。

<sup>119</sup> 分見[清]高士奇：《歸田集》，卷 2，頁 705；《清吟堂集》，卷 2，頁 555；卷 6，頁 569-570；卷 9，頁 587。

<sup>120</sup> [清]高士奇：《清吟堂集》，卷 1，頁 548。

<sup>121</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 14，頁 425。

莊看梅花四首〉等篇。<sup>122</sup>其〈吳門竹枝詞二十首〉之十五云：

虎丘偶見牡丹市，淺白深紅萬朵開。花史不知花性慣，浪言三月不宜栽。  
123

此詩尾聯指出某花史作者實際經驗不足，誤言三月不宜栽種牡丹。又，〈吳門竹枝詞二十首〉之十六云：

吳市花兒半塘住，小山盆景索千錢。酒船搖向河堤看，三月家家賣杜鵑。  
124

此詩得見蘇州半塘小山盆景之價格。又，〈己巳（1689）春日入鄧尉山九絕句〉之一云：

虎山橋外柳谿斜，接屋連邨學種花。自是山田收穫少，梅園桂園是生涯。  
125

此詩透露蘇州虎丘地區種梅、種桂，比種其他農作物來的划算。

高士奇所描述之花木，可參看〈松亭塞外見芍藥花〉、〈入喜峰口後見路旁野寺榴花〉、〈扈從馬家山看梅〉、〈塞外雨後行山谷間見野花〉、〈金蓮花〉（自注：清涼山產金蓮花）、〈扈從登鄧尉山觀梅〉等篇。<sup>126</sup>其〈駐蹕兗州城北，居人院落有黃梅一樹，已着花四五朵〉云：

---

<sup>122</sup> 分見〔清〕張英：《文端集》，卷 8，頁 370；卷 14，頁 425；卷 21，頁 479、480-481。

<sup>123</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 15，頁 430。

<sup>124</sup> 同前註。

<sup>125</sup> 同前註，卷 27，頁 512。

<sup>126</sup> 分見〔清〕高士奇：《苑西集》，卷 3，頁 669、670；卷 10，頁 719；《清吟堂集》，卷 3，頁 558、559；《隨輦續集》，頁 628-629。



南榮一綫畫纔添，凍蘂稀花拂短簷。最愛蜜脾香破鼻，聖人含笑手親拈。

127

黃梅，指臘梅。尾句指出康熙也跟普通人一樣，抵受不住香氣誘惑，親自拈下幾朵欣賞。又，〈塞外憶北墅書兩子信後〉二十首之八云：

紫荷花草遍青郊，繡錯川原夏始交。莫向漢宮求苜蓿，移栽上苑秣蒲梢。  
（自注：江南菜花黃後有紫荷花草，遍地開紫花，農人取雜河泥溉田，馬食之易肥。蒲梢馬名，漢武帝伐大宛所得千里馬）<sup>128</sup>

菜花，一般讀者都很熟悉，但對紫荷花草，則也許比較陌生。

### （三）靜中只撚梅花鬢，不問人間是與非<sup>129</sup>——家鄉園林

王原在高士奇《歸田集》序中曰：

錢塘詹事高公，異時與澤州尚書陳公、桐城侍郎張公、崑山尚書徐公，同官翰林，被眷遇直南書房。公暨張公，各有賜第在西苑傍……當是時，先後同直者，不止公四人，惟公四人，共事最久，故相知為最深。每奉職餘閒，輒相顧喟然，各有田園之思。陳公嘗築七柿草廬於所居山谷間，以奉其太翁。公暨張公，各以其所賜金營園居，一在桐城龍眠山中，一在平湖北城十里，謂之北墅。公有太夫人，思奉之往來，猶陳公志也。然三公皆未遂其志，皆若有不釋然者，交請徐公為之記。徐公之記有曰：「我家北園在馬鞍山之陰，亦時時託諸夢想。」既以寫三公望遠懷歸之情，旋自寓其躑躅嗟悲之意。<sup>130</sup>

澤州陳公，指陳廷敬（1639-1712）。桐城張公，指張英。崑山徐公，指徐乾學（1631-1694）。四臣田園之思，或許與本身之職務與朝廷政治壓力有關。張英在《文

<sup>127</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5，頁686。

<sup>128</sup> [清]高士奇：《清吟堂集》，卷7，頁575。

<sup>129</sup> [清]高士奇：《歸田集》，卷1，頁699。

<sup>130</sup> 同前註，頁692。

端集》原序中曰：「余……自幼至老，多好言山林農圃耕鑿之事，即與人贈答往來，游歷之所至，亦不能離乎此。迨年五十（1687）以後，山林之思益迫，引退之思愈急。」<sup>131</sup>在壯年期間，康熙自然不會放人，所以各人惟有在京師觀賞花木，聊勝於無。以下，只討論張英、高士奇二人營造園林與歸田後之花木活動。

### 1. 張英歸田

張英在桐城西南隅有室名曰篤素堂，堂名為張英任宗伯時康熙御筆所賜。堂之後有梅十餘株。居室之南為五畝園，有二方池相接，可二畝許。張英自稱園中最稱僻野，惟有高柳數十株，竹數千箇。其桃、杏、蘭、桂、梧桐、紫薇、石榴之屬，則周乎兩池而分植之。<sup>132</sup>又，〈雜著·聰訓齋語〉曰：

人生不能無所適以寄其意。予無嗜好，惟酷好看山種樹。昔王右軍亦云吾篤嗜種果。此中有至樂存焉。手種之樹，開一花，結一實，玩之偏愛，食之益甘，此亦人情也。陽和里五畝園，雖不廣，倘所謂有水一池，有竹千箇者耶。花有十二種，每種得十餘本，循環玩賞，可以終老。……山中嚮營賜金園，今購芙蓉島，皆以田為本，於隙地疏池種樹，不廢耕耘。閱耕是人生最樂，古人所云躬耕，亦止是課僕督農，亦不在沾體塗足也。<sup>133</sup>

張英自壯歲即有田園之思，但到 1701 年六十四歲才能歸隱桐城，優遊林下七年。在城中不易得到空間大展土木，但出郭四里許，由谷口而西，是為西龍眠山。山中張英有園林兩處，一為名芙蓉島，<sup>134</sup>一為賜金園。<sup>135</sup>

張英特別喜歡種樹。其〈丁丑（1697）十月疏辭兼管翰林院詹事得俞旨〉詩云：

白首儒臣典縹緗，絳紗弟子盡琳琅。種槐幸得依劉井，侂日清陰滿玉堂。  
（自注：予種槐於翰林，凡十八株）<sup>136</sup>

<sup>131</sup> [清]張英：《文端集》，頁 276。

<sup>132</sup> [清]張英：〈五畝園記〉，《文端集》，卷 42，頁 684-685。

<sup>133</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 45，頁 721。

<sup>134</sup> [清]張英：〈東西龍眠山二十詠〉，《文端集》，卷 12，頁 398。

<sup>135</sup> 見 [清]張英：〈芙蓉谿記〉，《文端集》，卷 42，頁 685-686。

<sup>136</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 32，頁 563。

劉井，當爲京師井名。<sup>137</sup>1698年，張英〈題姚注若畫冊十一首〉之一云：

新購谿南十畝莊，年年書為種松忙。猶思坐對龍髯古，聞道青梢若我長。  
（自注：余以辛未〔1691〕種松于芙蓉島，得四千本。今閱七年，已七八尺有盈。大者若見其虬枝偃蓋，古幹挈雲，若歎詠其間，亦一盛事也）<sup>138</sup>

十七年之後，張英〈松下搆一亭用東坡語白首歸來種萬松〉曰：

涉世頭已白，歸來學種松。時值辛未（1691）歲，買山清澗東。……種松高二尺，短鬣早清蔥。迄今十七年，枝葉已數重。高者二丈餘，謾謾來清風。<sup>139</sup>

以上兩首詩可跟張英〈種柳行〉相比較。詩云：

前人遺我松湖田，倚山瞰壑松湖邊。……問予胡不種松柏，松柏成陰三十年。圃翁年已四十強，霜生頰下華生顛。及時種柳滿千樹，眼看計日參青天。<sup>140</sup>

此詩大概寫于1681年左右，這時候，張英覺得因爲柳樹長得比松柏快，所以決定種柳。但十年之後，他還是決定在芙蓉島種松。

1699年，張英有〈吾廬十一首〉詩。詩後自注云：

禹鴻臚為余畫芙蓉島圖將成，景物有足賦者。亭榭庭廡，雖皆意中結構，丘壑松竹桃杏梅柳之屬，則已具其大概。遠想高望，遂得斯篇。己卯（1699）冬至月中澣。<sup>141</sup>

<sup>137</sup> 見〔清〕戴璐：《藤陰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3，頁30。

<sup>138</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31，頁554。

<sup>139</sup> 同前註，卷36，頁602。

<sup>140</sup> 同前註，卷8，頁372。

<sup>141</sup> 同前註，卷34，頁581。

禹鴻臚，指禹之鼎（1647-1716），康熙間官鴻臚寺序班，以畫供奉，入值暢春園。<sup>142</sup>有趣的是，張英庭園中之亭榭庭廡，雖還未建成，但已顯現在圖中。幾天之後，張英另有〈雙溪詩二十六首〉之作。其詩後自注云：

芙蓉島雙溪僅有其地，而亭池皆未具。擬其規模位置，應如是。為各命以名，賦詩二十六首，人意所成，溪山不得不俯而從之矣。屬廷玉按圖味詩，以點綴丘壑，應不相遠。異時對京吟諷，斯篇亦可以知予此時之情事耳。己卯（1699）冬至月廿六日。<sup>143</sup>

芙蓉島之景點，包括松隄、芙蓉泚、青槐陌、蓮谿、北玉雪岡、南玉雪岡、杏圃、桂叢、蘭臯、竹垞、薇館、楓亭。<sup>144</sup>另可參看〈芙蓉島詩〉。<sup>145</sup>

賜金園之景點，可參看〈賜金園十二詠〉，包括學圃齋、香雪草堂、南軒、北軒、寄心亭、也紅亭、清池、竹塢、桃谿、松逕、芙蓉泚、碧潭。<sup>146</sup>此外，亦可參看張英之〈賜金園賦〉、<sup>147</sup>高士奇之〈題敦復學士賜金園圖〉五首。<sup>148</sup>又，張英〈御筆書雙溪恭記〉云：

西龍眠山有二溪，……二水匯而聚于吾堂之下。……因種紅白蓮、紫菱，蓄朱魚數百頭。闢其地而構堂以臨之。于水際種芙蓉數百本、楓、柳、桃、杏、紫薇之屬，于堤上種松千株。環溪有田，即以溪水為灌溉。癸未（1703）春，聖駕閱視河工，巡歷江南。予時迎駕之金陵，恭求御筆書「雙溪」，

<sup>142</sup> 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上）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上）》，頁365。

<sup>143</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31，頁583。

<sup>144</sup> 〔清〕張英：〈芙蓉島十二詠〉，《文端集》，卷11，頁394-396。

<sup>145</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11，頁390。

<sup>146</sup> 同前註，卷23，頁494-495。

<sup>147</sup> 同前註，卷37，頁614-617。

<sup>148</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6，頁692。

又書「秋水軒」二匾額，蒙聖慈問：「汝在家好種樹？」又書「種花處」一匾賜之。<sup>149</sup>

在家鄉園林中，張英吟詠花木有〈蘭初開〉、〈幽蘭盛開至數百箭〉、〈小庭蘭蕙滿〉、〈臘梅二十樹，自去年十月開至今正月，題曰古香十句，紀之以詩〉、〈蘭開經旬未得入山〉、〈雙溪芙蓉賦〉等詩賦。<sup>150</sup>這裡，以〈勸山腳地種花二首〉之一為例。詩云：

擬構茅亭綠樹邊，看勸山麓作花田。翦蔬客到新涼日，抱甕人閒細雨天。  
永叔詩中思穎水，文饒海外憶平泉。幾人穩作林塘主，今古風流定孰賢。  
151

永叔，指歐陽修。穎，指安徽潁州。其〈思穎詩後序〉中稱有歸隱潁水之意。二十年間，歷侍三朝，「其思穎之念未嘗少忘于心。」<sup>152</sup>歐陽修六十五歲歸隱潁州，六十六歲即病逝。<sup>153</sup>文饒，指李德裕。唐宣宗即位，罷相，貶潮州司馬，再貶崖州司戶，卒于任所。<sup>154</sup>平泉，指李德裕在河南洛陽縣南二十里之別墅平泉莊。李德裕并有〈平泉山居草木記〉。<sup>155</sup>與李德裕和歐陽修相比，張英更能安享歸隱之樂。

## 2. 高士奇歸田

高士奇曾三度歸隱。第一次為 1689 至 1694 年，主要是為了避開結黨營私之嫌疑，第二次以養母乞歸，時在 1697 年。六年之後，康熙南巡（1703），士奇迎駕淮安，扈蹕至杭州。及回鑾，復從至京師，屢入對。尋遣歸，是年卒於家。

<sup>149</sup> [清] 張英：《文端集》，卷 42，頁 686-687。

<sup>150</sup> 分見 [清] 張英：《文端集》，卷 35，頁 592、593；卷 36，頁 596、597；卷 37，頁 617。

<sup>151</sup> 同前註，卷 23，頁 493-494。

<sup>152</sup> [宋]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卷 42，頁 601。

<sup>153</sup> [宋] 歐陽修著，陳新、杜維沫選注：《歐陽修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448。

<sup>154</sup> 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 年），頁 374。

<sup>155</sup> [清]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卷 708，頁 7267-7268。

高士奇自稱「我家草堂，一在姚江，一在西溪。」<sup>156</sup>姚江，在余姚縣治南。西溪，指杭州西溪山莊，但高士奇決定在浙江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sup>157</sup>其歸隱時期，大部分時間在平湖縣城宅，但另有北墅園林，方廣三百畝，<sup>158</sup>「去城將十里，每嫌其遠。」<sup>159</sup>

高士奇〈北墅詩并序〉共詠三十二處景點，包括江邨草堂（修竹、古樹、牡丹）、蘭渚（黃山松、幽蘭、杜鵑、臘梅、木瓜、櫻桃、茶蘼）、瀛山館（梓樹、紫薇、烏桕）、紅雨山房（梓樹）、花南水北之亭（修竹）、酣春榭（海棠、繡毬）、醒閣（碑石刻陳希夷小像）、泛淥亭（荷）、松盤山（松、山茶）、雪香亭（梅）、金粟徑（桂樹數百株）、脩篁塢、晚花軒（薔薇）、秋柯坪（松、桂、桐、楊、楓、柏、棗、柿、楊梅、石楠）、禪月樓（祀花神）、香芹澗（水芹菜）、抱甕陂（古藤、紅薔）、蔬香園（瓜菜）、紅藥畦（芍藥）、逃禪閣（中設西方聖人像）、巖耕堂（瘦石、鳳尾竹）、漱晚磯、漁書樓、芙蓉灣（芙蓉、蓼花）、覆甕泉、碧梧蹊、菊圃、蓴溪、問花埠（竹、野卉）、五老石、鶴巢（二鶴）和來禽坳（來禽樹）。<sup>160</sup>序文和詩均可讀，讀者並可藉此體現此園林于心中。在此只舉一例。紅雨山房序云：

高子於墅中尤所耽愛者，紅雨也。紅雨者，梓樹落花也。山房地極爽塏，前後梓樹數株，與瀛山相映帶。夏初著花，碧葉紫英，遠近望之，爛如雲錦，詫為異觀，實亦他處所無。微風拂處，隨落隨開，瓦甍苔堦，鋪積數寸，不令園丁除掃。藤榻蕭閒，淡旬吟覽。每咏昔人「一簾紅雨枕書眠」之句。<sup>161</sup>

<sup>156</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8，頁704。

<sup>157</sup>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271，頁10016。

<sup>158</sup> 陳從周、蔣啓霆選編，趙厚均校訂、注釋：《園綜》（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1年），下冊，頁59。

<sup>159</sup> [清]高士奇：《獨旦集》，卷6，頁768。

<sup>160</sup> [清]高士奇：《歸田集》，卷5，頁723-729。另一版本，見[清]高士奇：〈江邨草堂記附詩〉，張潮等編纂：《昭代叢書》，乙集，卷43，頁304-307。

<sup>161</sup> [清]高士奇：《歸田集》，卷5，頁724。

「一簾紅雨枕書眠」為史肅〈雜詩二首〉第一首之詩句。<sup>162</sup>高士奇北墅最少有兩處景點繪有圖畫。江邨草堂之圖，有高士奇〈謾苑兄為予畫江邨草堂圖，自題其上〉詩，詩後錄朱彝尊、王士禛、汪懋麟、嚴繩孫各題畫詩；<sup>163</sup>〈題嚴耦漁宮允所畫江村草堂圖〉詩，詩後錄梁清標、陳廷敬、張英、嚴繩孫、朱彝尊、湯□□題跋詩；<sup>164</sup>〈再題小詩索尙基圖江邨草堂〉詩；<sup>165</sup>〈王石谷為予畫江邨草堂圖，詩以懷之，更索長卷，用東坡復次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韻〉詩；<sup>166</sup>和〈憶江村草堂題陸日為所畫第五圖〉四首。<sup>167</sup>此外，高士奇自稱「余有江村草堂，菰村、耦漁曾為作圖。」<sup>168</sup>

北墅蔬香園之圖，見高士奇〈禹生為余寫蔬香園，自題卷尾〉，<sup>169</sup>共六首，詩後錄宋德宜、梁清標、陳廷敬、徐乾學、徐元文、王鴻緒、張英、朱彝尊、杜訥、錢澄之、姜宸英題畫詩。<sup>170</sup>這裡，以第六首為例：

雞縱松織猴頭菜，榆菌天花山骨苔。雖是名蔬不易致，還將霜韭露葵栽。<sup>171</sup>

首聯排比六種比較稀罕的名蔬，但因不易致，詩人還是乾脆在園中種植韭菜和冬葵。至於北墅園林中花木之圖，則可參考〈田漪亭侍郎題北墅梓花圖次韻代柬〉五首。<sup>172</sup>

高士奇在當湖縣里第有齋名鯤香齋。其〈自題鯤香圖〉（自注：唐茂業〈韋曲〉詩有「獨倚寒林鯤野梅」之句，蓋用王右軍撚花鯤香事也。余逆數歸里之日，正值殘蠟，故園叢梅殆將花矣。有感於茂業詩意，繪以為圖，并題四斷句）四首之一：

<sup>162</sup> 薛瑞兆、郭明志編纂：《全金詩》（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卷99，頁389。

<sup>163</sup> 〔清〕高士奇：《苑西集》，卷4，頁678-679。

<sup>164</sup> 同前註，卷5，頁685。

<sup>165</sup> 同前註，卷6，頁693。

<sup>166</sup> 同前註，卷8，頁704。

<sup>167</sup> 同前註，卷12，頁727。

<sup>168</sup> 同前註，卷6，頁692。

<sup>169</sup> 同前註，頁679。

<sup>170</sup> 同前註，頁679-680。

<sup>171</sup> 同前註，頁680。

<sup>172</sup> 〔清〕高士奇：《清吟堂集》，卷1，頁549。

青僦裁冠白袷衣，得歸林壑是知幾。靜中只撚梅花麝，不問人間是與非。

173

唐彥謙，字茂業。「獨倚寒林嗅野梅」，《全唐詩》作「獨傍寒村嗅野梅」。<sup>174</sup>尾句正道出高士奇第一次奉詔休致回籍之心態。此可跟〈種幽蘭〉二首之一之心情相比較。詩云：

趁墟喚渡往來人，鄉里安排度歲新。只我種蘭無一事，百年難得此閒身。

175

高士奇冷眼觀看鄉里安排過年，本人惟藝蘭是務，難得一身清閒。

高士奇歸田後之花事，在詩集《歸田集》、《獨旦集》中俯拾皆是。其種花木之詩作，舉〈盆中種黃楊小樹〉為例：「盆盎偏宜小，何妨閏歲看。」<sup>176</sup>高士奇有黃楊木的疏解。「世傳此木終歲長不盈寸，遇閏月年，則頓而不長，蓋物理之至奇者。然攷《爾雅》桐、茨、菰，皆厄閏年，又不獨黃楊也。」<sup>177</sup>黃楊木在閏歲應該還是會生長，但對高士奇來說，不論長不長，在閏年他還是會觀賞盆中之黃楊小樹。又，高士奇〈汪鈍翁以乞花場近詩見寄，時在北墅課種花果，漫和原韻，兼懷鈍翁〉詩云：

種花頻把曆頭拈，懶僻迂疎性更兼。不是貪看梅藥破，肯拋書卷一掀簾。

178

汪鈍翁，指汪琬（1624-1691）。鈍翁曾自題所居曰乞花場。<sup>179</sup>從此詩中，得知高士奇種花果是一絲不苟，按照曆書日子進行。詩人亦以諳識種樹方法自豪。其〈上

<sup>173</sup> [清]高士奇：《歸田集》，卷1，頁699。

<sup>174</sup> 《全唐詩》，卷672，頁7689。

<sup>175</sup> [清]高士奇：《歸田集》，卷12，頁773。

<sup>176</sup> [清]高士奇：《獨旦集》，卷6，頁769。

<sup>177</sup> [清]高士奇：《北墅抱甕錄》，頁1783。

<sup>178</sup> [清]高士奇：《歸田集》，卷2，頁703。

<sup>179</sup> 同前註，卷7，頁739。



已後一日瓶廬種花〉：「童時種樹譜方法，不用西鄉郭橐駝。」<sup>180</sup>

又，高士奇有〈種菊歌并序〉。序曰：

北墅種菊品類數十種，秋晚着花，遠勝春卉，且花性介烈，經月不衰。軒  
牕畦徑，芳馨堪把，爰命園公，更相培護，隨書養花之法，廖當歌訣，語  
近粗俗，取其易曉耳。<sup>181</sup>

此歌包含養菊之法，并記載菊花名種。

高士奇亦享受到買到異花之樂。其〈海航載日本東洋茶花，有紅白二種，紅  
者正赤千葉，白者花大如椀，中含金粟，與花瓣相錯，開久微紅，真異種也。詩  
以紀事〉詩云：

髯蘇惜未見，少態橫譏談。（自注：東坡詩云：「葉厚有稜犀角健，花深  
少態鶴頭丹」<sup>182</sup>）我將譜嘉樹，勁節當首推。相與伴歲寒，凡葩如童孩。  
（自注：王梅溪詠山茶詩云：「道人贈我歲寒種，不是尋常兒女花。」<sup>183</sup>）

184

此詩寫于 1693 年春。清·樸靜子《茶花譜》記載：「洋茶花云自日本來入中土纔  
廿年餘。品類之多，幾及三十種。」<sup>185</sup>此譜有樸靜子 1719 年自序，可見高士奇所  
記載之日本茶花日期，比此譜還早上幾年。高士奇覺得蘇軾未見此東洋茶花異種，  
有點可惜。王梅溪，指王十朋（1112-1171）。尾句用王十朋詩意。

在家鄉，高士奇亦有友人饋贈花木。其詩作有〈屠秀才知余種菊，分餉名種，

<sup>180</sup> 同前註，卷 2，頁 705。

<sup>181</sup> 同前註，卷 10，頁 760。

<sup>182</sup> 見〔宋〕蘇軾：〈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無花今歲盛開二首〉其二，《全宋詩》，冊 14，頁 9153。

<sup>183</sup> 見〔宋〕王十朋：〈表兄璐挺二道人以山茶一根見贈植于便便閣前每黑甜餘開窗寓目茗  
碗不捧精神自清因成小詩〉，《全宋詩》，冊 36，頁 22654。

<sup>184</sup> 〔清〕高士奇：《獨旦集》，卷 3，頁 753。

<sup>185</sup> 〔清〕樸靜子：《茶花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年），冊 1116，頁 610。

并有詩見投，依韻答之）、〈張疇亭送菊并草卉〉、〈北墅種菊百餘本，開花甚佳。以其半移置瓶廬中，更有親知相餉名種，時余病不出戶，日倚几案觀之〉四首等篇。<sup>186</sup>

看花之詩，以三首為例。高士奇〈泛淥亭前看菊〉詩云：「鬪畦分壟一春忙，洗葉培根每按方。」<sup>187</sup>高士奇處理菊葉、菊根，都是按照篇方處理。又，其〈看菜花〉詩云：「連阡接隴布黃雲，捲地香來過麝焚。獨有農家能領略，名園譜記未知聞。」<sup>188</sup>菜花雖然比較普通，但只有農人和高士奇能夠領略，高士奇并指出未曾在名園譜記中看到記載。其〈菜田詩〉序云：「浙地春耕，菜麥相半。油菜結子取油，利勝於麥。人多種之。二三月花開徧野，既饒野趣，復資於農，故歌以紀之。」<sup>189</sup>菜花的野趣，正是高士奇觀賞花木的另一層次。

高士奇與花木相對日久，自然培養出多種感情。其〈草花中有名剪春羅者，夏至放開，戲爲嘲之〉詩云：

不剪春羅剪夏羅，一枝婀娜點苔窠。若非梅雨添涼思，只恐隨時棄擲多。

190

梅雨，指初夏產生在江淮流域持續較長的陰雨天氣，因稍添涼意，所以得剪夏羅。剪春羅一花，因在夏至開放，所以像夏羅一樣，受到重視。又，其〈牡丹〉第四句注云：「余歸草堂，五看此花。」<sup>191</sup>高士奇記載看牡丹之次數，得見其對花木的深厚情感。

身為園林主人，在賞花之際，自然會注意到花木的各種變化和開放狀況。高士奇有〈江邨草堂牡丹今年開放獨多〉、〈鄉人以佛手樹見遺，結實四枚，至四月始落，色香尙佳〉、〈北墅梓樹十二株，高可數丈。夏初放花，碧葉紫英，層層如蓋，訝爲異觀〉二首、〈庭前未利盛開，和晦翁奉酬圭父未利之作韻〉、〈種鳳尾竹於盆中，忽抽新籜〉、〈十一月十二日墅中山茶已放〉、〈二月十日憶己

<sup>186</sup> 分見〔清〕高士奇：《歸田集》，卷5，頁721、722-723。

<sup>187</sup> 同前註，卷10，頁759。

<sup>188</sup> 同前註，卷13，頁777。

<sup>189</sup> 同前註，卷2，頁704-705。

<sup>190</sup> 同前註，卷3，頁711。

<sup>191</sup> 同前註，卷7，頁778。

已年是日扈蹕西溪，過花源草堂，梅花盛開。今尙未吐，慨然有作〉、〈上巳日曉雨復晴，天氣驟暖，北墅梅花半謝，玉蘭盛開，海棠將放蕊矣〉、〈鯤香齋前種西府海棠，今年着花〉、〈夜坐瓶中黃梅放香〉、〈前歲種桃北墅，今年開花已繁〉、〈花南水北亭後古梅一樹早開〉等篇。<sup>192</sup>以下，以〈草堂後西府海棠九月忽開滿樹，詩以紀之〉為例：

一樹穠妝膩曉開，豈緣雨濯與風催。詩人莫笑生偏晚，要趁秋深聘早梅。  
（自注：黎常舉《金城記》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以芥嫁筍，但恨時不同耳。<sup>193</sup>洪盤州〈海棠詩〉云：「雨濯吳粧膩，風催蜀錦裁。自嫌生較晚，不得聘寒梅。」<sup>194</sup>）<sup>195</sup>

洪盤州，指洪適（1117-1184）。海棠既不得聘寒梅，但高士奇覺得在季節上，還是能夠聘上早梅。

園林主人看花，亦常與友人同樂。可注意的是，這些友人都是達官貴人。這類詩作，有〈雨中同雅坪編修草堂看牡丹〉（附雅坪編修和詩）、〈三月望日，陳臺齋明府同長君孫敬周進士，岷公謝廣文維賢草堂看花。岷公賦四詩，率爾和韻，兼送岷公〉四首，〈晦日大司寇徐公枉過北墅，時梓樹放花，同藝初侍御、王令貽進士、盧素公秀才，遍歷亭園，賦此紀事〉五首（附大司寇徐公詩六首）等篇。<sup>196</sup>

觀賞花木之際，高士奇亦有興趣揮毫描繪。例子有〈以梓樹花一枝，寫作小卷〉，<sup>197</sup>但其大部分詩作則為題詠古人或友人的畫作，如〈觀趙子固所畫水仙花

<sup>192</sup> 分見〔清〕高士奇：《歸田集》，卷2，頁705；卷3，頁708-709；卷4，頁715、720；卷6，頁732；卷7，頁740；卷8，頁743；卷11，頁768；卷13，頁776；《獨旦集》，卷6，頁772。

<sup>193</sup> 此論見〔唐〕馮贇：《雲仙雜記》（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卷3，頁18。〔清〕張潮認為各配合均未當。見〔清〕張潮：《幽夢影》，〔明〕陳繼儒等著：《小窗幽記（外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200。

<sup>194</sup> 〔宋〕洪適：〈海棠花二絕句〉其一，見《全宋詩》，冊37，頁23416。

<sup>195</sup> 〔清〕高士奇：《歸田集》，卷5，頁721。

<sup>196</sup> 分見〔清〕高士奇：《歸田集》，卷2，頁705；卷14，頁779、781-782。

<sup>197</sup> 同前註，卷3，頁709。

卷再咏〉、〈題陸包山玉簪花寄牧仲中丞〉、〈題唐六如梅枝〉、〈嚴藕漁宮允過訪江邨，爲余題蔬香圖，和原韻〉、〈見陽寄採芝圖索題〉三首、〈慎齋圖瓶廬月季花，既調三姝媚一詞，茲暮冬雪後尙花情不能已，復爲斷句〉、〈石樓爲赤抒畫豆莢戲題〉等篇。<sup>198</sup>

詩人養花，不時亦有煩惱。其〈朗潤堂前盆種黃山松五，今年夏旱，其一頓枯，餘亦顛頽，每率童子灌護之。入冬，漸覺青翠〉詩云：「每愛蘚庭步，神擬黃山遊。」<sup>199</sup>四棵松救活之後，詩人能夠繼續其黃山之神遊。

高士奇偶爾亦因天氣變化，爲園中花木擔憂。此類詩，可參見〈旬日不過草堂，牡丹爲雨所懷〉。<sup>200</sup>又，高士奇亦因某些花木，種非其地，外人難得欣賞。其〈草堂後西府海棠一樹，蜀中佳種，惜植非其地，人不能見〉云：

西川名種擅妖姿，誰向庭陰植一枝。應是此花貪曉睡，未容狂客漫題詩。  
紅分笑頰桃無色，粉着輕衫蝶乍疑。好似後堂絲竹繞，等閒那許戴崇窺。  
201

西漢安昌侯張禹有兩個弟子戴崇、彭宣，見到戴崇就邀入內室，列飲食優人款待，而彭宣前來則無此待遇。<sup>202</sup>尾聯活用戴崇故事，強調草堂後海棠花連親友弟子也難得一睹。

高士奇在家鄉園林吟詠花木之際，自然亦會跟前代詩人對談，以繼承、延續此人文傳統。作品用前代詩人詩韻例子，可參看其〈草堂後西府、海棠十月開花，較去年益茂。用東坡定惠院海棠韻〉和〈草堂牡丹盛開，有名玉芙蓉者，亦着一花。以病不得往觀，用東坡冬日牡丹四首韻志慨〉四首。<sup>203</sup>

詩中引用前代詩人詩句或詩意，則是高士奇常用的手法。其〈北墅桃花有感〉詩云：

<sup>198</sup> 分見〔清〕高士奇：《歸田集》，卷7，頁739；《獨旦集》，卷2，頁746；卷6，頁771；《歸田集》，卷3，頁711；卷8，頁744-745；卷6，頁734；卷11，頁765。

<sup>199</sup> 〔清〕高士奇：《獨旦集》，卷6，頁770。

<sup>200</sup> 同前註，卷7，頁778。

<sup>201</sup> 同前註，卷2，頁705。

<sup>202</sup> 〔漢〕班固：《漢書》，冊10，頁3349。

<sup>203</sup> 分見〔清〕高士奇：《歸田集》，卷11，頁763-764；卷8，頁747。

不勞開處引漁郎，人面依稀枉斷腸。莫道郎官詩句好，最愁雙燕到池塘。  
（自注：鄭谷郎中有「小桃新謝後，雙燕却來時」之句）<sup>204</sup>

其詠〈薑〉詩云：

去穢功方大，損心謗實誣。嫩芽秋可羨，辣性老難污。漫說勻粧指（自注：劉屏山薑芽詩云：「恰似勻粧指，柔尖帶淺紅」<sup>205</sup>），能撓剝病膚（自注：以其皮亦可療病也）。鹽梅堪與共，何日忍令無。<sup>206</sup>

劉屏山，指劉子翬（1101-1147）。

其〈餉辰山武林黃芽菜，辰山賦詩十首，遂和其韻〉十首之八云：

曾傳杜老惜嘉蔬，野苴思刪馬齒鋤。（自注：少陵〈園官送菜〉詩序云：苦苴、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也）<sup>207</sup>我亦平生多嫉惡，怕教非種傍園廬。<sup>208</sup>

非種，語出《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sup>209</sup>指植物的異株、劣種。尾聯中，高士奇亦遵循杜甫意思，把非種排除園外。

高士奇詠花木亦有不少詞作，如〈三姝媚〉（自注：瓶廬月季花冬日開花鮮妍，索慎齋寫生）、〈探芳信〉（自注：種幽蘭）、〈瑣窗寒〉（自注：元夜草堂席上咏蘋婆果和南淳）、〈金縷曲〉（自注：番薯自明季入閩中，延蔓籬落間，居人以佐餐殮，近年海舶販市，已過浙東西矣。賦此，補食譜所未錄）、〈一叢花〉（自注：黃薔薇）（詞後自注：□黃薔薇種不易得。……北墅蘭渚軒後，一

<sup>204</sup> [清]高士奇：《獨旦集》，卷7，頁777；[唐]鄭谷〈杏花〉詩，見《全唐詩》，卷674，頁7721-7722。

<sup>205</sup> 見[宋]劉子翬：〈園蔬十詠·子薑〉，《全宋詩》，冊34，頁21393。

<sup>206</sup> [清]高士奇：《歸田集》，卷10，頁756。

<sup>207</sup> 杜甫詩序見《全唐詩》，卷221，頁2343。

<sup>208</sup> [清]高士奇：《歸田集》，卷11，頁766。

<sup>209</sup>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52，頁2001。

株滿架。庚午〔1690〕辛未〔1691〕放花□繁，山妻亟稱爲名品，因賦此詞。壬申〔1692〕忽爾枯槁，山妻亦□長逝，每過其地，輒增悽感。癸酉〔1693〕秋八月附記於後），〈憶舊游〉（自注：西府海棠）、〈翻香令〉（自注：替慎齋寫生大□山綠牡丹）、〈燭影搖紅〉（自注：荷包牡丹）、〈洛陽春〉（詠草堂牡丹）、〈點絳脣〉（詠杜鵑花）、〈疎影〉（詠北墅梓樹花）、〈摸魚兒〉（詠玫瑰花）、〈鬪百花〉（詠瓶中海棠）、〈南柯子〉（詠秋海棠）、〈點絳脣〉（詠寓齋小卉）、〈花發沁園春〉（自注：和容若種桃）、〈金縷曲〉（自注：塞上見杏花）、〈南樓令〉（自注：葉赫城下咏山中梨花）<sup>210</sup>等篇。

#### （四）華實由來難並美，園花消息與參看<sup>211</sup>——種花木之心得

在閱讀張英和高士奇詩文過程中，我們不難獲得栽培花木的各種知識。張英〈題憚南田雜卉頁子七首〉之五（秋海棠）詩後自注：「北城仙姑井水灌之不萎。」<sup>212</sup>秋海棠以仙姑井水灌之不萎，是張英的實在經驗。又，關於移樹之法，張英有以下的經驗：

移樹之法，江南以驚蟄前後半月為宜。大約從土掘出之根，最畏春風，故須用土裹密，用草包之。不宜見風，甚不宜於隔宿。所以吳門、建業來賣花者，行千里，經一月而猶活，乃用金汁土密護其根，不使露風之故。近地移植，反不活者，不知此理之故也。其新生細白根，係生氣所托，尤不當損。<sup>213</sup>

金汁，指糞清。

一年十二月，每月應有什麼花？張英爲此編有〈園花十二候歌〉和〈廣園花十二候歌〉，<sup>214</sup>「有取于詞諧意淺，童子可歌，老嫗能解。」<sup>215</sup>從實在經驗中，

<sup>210</sup> 分見〔清〕高士奇：《竹窻詞一卷蔬香詞一卷》，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第9輯，冊30，頁494、495、496、497、498、499、501、506、507、508。

<sup>211</sup> 〔清〕張英：《文端集》，卷29，頁533。

<sup>212</sup> 同前註，卷28，頁525。

<sup>213</sup> 同前註，卷45，頁725。

<sup>214</sup> 同前註，卷11，頁392-394。

張英爲我們留下寶貴的體會。其〈山居即事七首〉之四云：

南風六月井泉乾，誰遣乖龍轉碧湍。抱甕老人今亦勸，栽花容易灌花難。

第五首云：

日高花事已闌珊，曉起須從露未乾。天下幾人真解事，栽花容易看花難。

216

詩人兩句破的，直說出栽花容易，但灌花、和真正去賞花並非易事。

張英某些詠花詩，亦充滿哲理。其〈園花十絕句〉之一：

松過百年方偃蓋，筍經旬日已成林。閒觀物理皆如此，莫為榮枯感道心。

217

第三首云：

重臺蓮藕無嘉味，千葉榴房子盡酸。華實由來難並美，園花消息與參看。

218

第八首云：

桂挺寒巖忘歲月，花經暖室易榮枯。甘肥不是長生藥，毫釐終歸山澤臞。

219

高士奇種花木心得，以其《北墅抱甕錄》爲代表。此作品有康熙庚午（1690）秋

---

<sup>215</sup> 同前註，頁 392。

<sup>216</sup> 同前註，卷 23，頁 491。

<sup>217</sup> 同前註，卷 29，頁 533。

<sup>218</sup> 同前註。

<sup>219</sup> 同前註。

七月自序，作品應在同一時期完成。其序云：

己巳（1689）冬日，仰託聖恩，放歸田里，急就北墅，薙荒刪穢，修植竹樹，分畦種菜，手自灌溉，雖體有微勞，而心無驚怖。……因疏墅中花竹草木、果蔬葉蔓之屬，為《抱甕錄》。昔東坡在南海食蠔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余亦不願輦下諸君子見此錄，使知退閒之有以樂其樂也。<sup>220</sup>

在歸隱期間，高士奇亦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完成其鑑賞名著《江村銷夏錄》，但《北墅抱甕錄》則較少為人討論。這裡，因篇幅關係，只提出此作品幾項特點。

《北墅抱甕錄》為小品文形式，四庫館臣稱士奇「取果樹卉竹、蔬茹葉蔓之類，各疏其形色品狀，……凡二百二十二種。其敘錄頗為詳備。」<sup>221</sup>此著作描述一座園林中的植物，對研究康熙時代江南地區的園林和植物是難得一見的資料。文中有提到北墅中某些植物的總數，如梅樹（數百本）、林檎（約及百樹）、菊（數百本）。<sup>222</sup>品種方面的記錄，得見梅樹分為綠萼、玉蝶、單瓣野梅、紅梅；<sup>223</sup>桃花有「紅、白、粉紅、深粉紅、單瓣大紅、千瓣粉紅、單瓣白、千瓣白諸類。……其可供玩者，莫如碧桃、人面桃二種。」<sup>224</sup>山茶「種有不同。淺為玉茗，深為都勝。大為山茶，小為海紅。……檻外更有大紅寶珠一種，……尤屬奇品。」<sup>225</sup>桂分「紅、黃、白三種。紅者曰丹桂，黃者曰金桂，白者曰銀桂。」<sup>226</sup>園中之松，「有青皮、紫皮、三鬣、五鬣各種，皆黃山、天目所產。」<sup>227</sup>柏，有「刺柏、側柏、瓔珞柏三種。」<sup>228</sup>臘梅，「藍渚軒一株，磬口種也。雖經盛放，常若半含。花倍大於他種，品格珍絕。」<sup>229</sup>牡丹，「宋錢思公作花品，得九十餘種，獨以黃、

<sup>220</sup> [清]高士奇：《北墅抱甕錄》，頁1775。

<sup>221</sup> [清]永瑢等撰：《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頁2448。

<sup>222</sup> [清]高士奇：《北墅抱甕錄》，頁1775、1776、1779。

<sup>223</sup> 同前註，頁1775。

<sup>224</sup> 同前註。

<sup>225</sup> 同前註，頁1777。

<sup>226</sup> 同前註，頁1778。

<sup>227</sup> 同前註，頁1782。

<sup>228</sup> 同前註。

<sup>229</sup> 同前註，頁1777。



紫爲貴。今姚黃之種不傳，惟紫者多有，次之莫如玉樓春。……園中得魏紫一本，玉樓春數十本，下甃白石，旁設朱欄，上張翠幙，花大於盤，重臺高及尺許，絢爛繁華，動盪心目，所謂瑤臺金谷中人，他花縱極明媚，不得不讓一頭地矣。」<sup>230</sup>

植物異名之記載，則曰：「榧，舊有玉山果之名。」<sup>231</sup>瑞香，「一名睡香，相傳廬山僧臥巖石閒，夢聞花香，覺而得之，故有此名。」泂明，「京師名爲望江南。」未知名之植物，則曰：「園中藥卉，自生者極多，頗有未識其名者，亦不能盡錄之也。」<sup>232</sup>植物之觀察，除了介紹花色、形狀以外，有一項有趣的觀察：「芡花向日，菱花背日，荷花日舒夜斂，芡花晝斂宵開。閒中消息物理，亦有微會。」<sup>233</sup>

地域之異，則曰：「南方石榴佳種不易得，園內亦不多植。惟水傍有大紅臺榴一二株而已。……近又得一鑲邊紅千瓣白松花色者，不異綺簇成，尤爲罕有。」「閩中產紅繡球，尤爲豔異，惜不能移植耳。」玫瑰，「京師有刺藤，即玫瑰之黃者，惜大江以南不能致之。」「葡萄以西北所產爲佳，南方不能得其種。」「珍珠蘭出自閩粵。……枝上一叢七葉者爲佳。五葉者次之，三葉者又次之。……余得七葉者二樹，高俱四五尺，亦江南所少。」「麥門冬，惟吳越有之。」「矮黃，菜中之奇種，惟江浙有之。……與北方之安肅菜，可以爭勝。」<sup>234</sup>

植物之傳說，則曰：「慎火樹，……相傳可以辟火。南方人多以盆種之，置屋瓦上。」黃楊木，「世傳此木終歲長不盈寸，遇閏月年，則頓而不長，蓋物理之至奇者。然攷《爾雅》桐、茨、菰，皆厄閏年，又不獨黃楊也」，「冬瓜，附地徧生，瓢白如玉，逢辰日種之，其生必繁，故黃山谷呼爲辰瓜。」<sup>235</sup>

## 五、結語

本文通過張英和高士奇詩文中所顯示在京城、江南家鄉庭園以及扈從康熙的花木活動，初步了解康熙中期兩位達官文人對花木的認識和情懷。通過詩文中描

<sup>230</sup> 同前註，頁 1777。

<sup>231</sup> 分見〔清〕高士奇：《北墅抱甕錄》，頁 1776、1777、1781。

<sup>232</sup> 同前註，頁 1781。

<sup>233</sup> 同前註，頁 1786。

<sup>234</sup> 同前註，頁 1776、1777、1778、1779、1781、1784。

<sup>235</sup> 同前註，頁 1778、1783、1784。

述的各種活動，包括在名勝古跡、皇家庭園與禁中、友人庭園、京師以及家鄉宅第和園林、旅遊或扈從中所見，以及種植心得，我們得以領略到兩位傳統文人對花木的情懷，以及對花木文化的貢獻。至於清初南、北花木之異同，以及江南地區高官園林的植被情況，則得繼續多參考利用一些詩文集和植物專著，才能作出比較客觀的結論。

張英和高士奇是屬於嚴迪昌所勾勒出在朝的「紗帽詩群」。<sup>236</sup>在清初的政治氣氛之下，紗帽詩群頂多是歌頌「太平盛世」；我們不大能看到他們在詩歌中對政治發表真實意見。但張英和高士奇畢竟是真正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花木的栽培和欣賞，所以吟詠的詩歌篇章最少有一定的真情流露，這一點還是令人滿意的。此外，因代表一部分高層知識份子，所以我們也能從其詩文中領略到這一階層在京師和江南（安徽桐城和浙江平湖）的花木栽培、欣賞狀況。

前言中，提到西方植物學家到中國之後，雇用當地畫家繪製植物的彩色圖片。這是從西方科學求真傳統出發。中國花鳥畫為一重要繪畫支派，而傳統本草學亦有繪圖的傳統。<sup>237</sup>我們不能要求張英或高士奇以科學家的身份去研究中國植物。他們畢竟是文人高官，有其傳統的職責，但在其詩文中，也能得見廣面和實用的花木信息。在繪圖方面，高士奇亦偶爾以梓樹花一枝，寫作小卷，<sup>238</sup>惟有不是全面地去描繪大江南北的花木而已。

<sup>236</sup>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0、29-30。

<sup>237</sup> 中國代表性之藥物圖錄，可參見鄭金生主編：《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藥學分典·藥物圖錄總部（彩繪圖卷）》（成都：巴書書社，2007年）；鄭金生主編：《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藥學分典·藥物圖錄總部（墨線圖卷）》（成都：巴書書社，2007年）。

<sup>238</sup> [清]高士奇，《歸田集》，卷3，頁709。

## 引用文獻

- 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 王世襄：《中國畫論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上）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
- 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永瑛等撰：《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
- 汪灝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
- 段成式：《酉陽雜俎》，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高士奇：《北墅抱甕錄》，收入張潮等編纂：《昭代叢書》庚集埤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_\_\_\_\_：〈江邨草堂記附詩〉，收入張潮等編纂：《昭代叢書》乙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_\_\_\_\_：《竹窻詞一卷蔬香詞一卷》，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集第9輯，第3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_\_\_\_\_：《城北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集第7輯，第2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_\_\_\_\_：《苑西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集第7輯，第2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_\_\_\_\_：《清吟堂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集第7輯，第2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_\_\_\_\_：《經進文藁》，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集第9輯，第1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_\_\_\_\_：《隨輦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集第9輯，第1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_\_\_\_\_：《獨旦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集第7輯，第26冊，北京：北京出

版社，2000年。

\_\_\_\_\_：《歸田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集第9輯，第1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張英：《文端集》，收入《四庫全書》，第13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張潮：《幽夢影》，陳繼儒等著：《小窗幽記（外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陳從周、蔣啓霆選編，趙厚均校訂、注釋：《園綜》，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1年。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馮贇：《雲仙雜記》，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聞銘等主編：《中國花文化辭典》，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鄭金生主編：《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藥學分典·藥物圖錄總部（彩繪圖卷）》，成都：巴書書社，2007年。

\_\_\_\_\_：《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藥學分典·藥物圖錄總部（墨線圖卷）》，成都：巴書書社，2007年。

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收入《四庫全書》，第8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_\_\_\_\_著，陳新、杜維沫選注：《歐陽修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_\_\_\_\_：《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樸靜子：《茶花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

薛瑞兆、郭明志編纂：《全金詩》，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

戴璐：《藤陰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

Bretschneider, Emil.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Leipzig: K. F. Koehler, 1935.

Lancaster, Roy. *Plantsman's Paradise: Travels in China*. Woodbridge: Garden Art Press,

2008.

- Li, H. L. *The Garden Flowers of China*.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9.
- Needham, Joseph, Lu Gwei-Dje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I: Bot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 Press, 1986.
- Yoon, Carol Kaesuk. *Naming Nature: The Clash Between Instinct and Science*.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 2010.
- <http://baike.baidu.com/view/9399480.htm> , 2012.11.9 上網。
- <http://www.hudong.com/wiki/%E5%87%A4%E6%A2%A8> , 2012.11.8 上網。

# Chinese Literati of the Qing Period and Plants: the Writings of Zhang Ying and Gao Shiqi

Lo, Andrew\*

[Abstract]

The English plant collector 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 once noted that “China is indeed the mother of gardens; the country to which the gardens of all other lands are so deeply indebte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otany, Joseph Needham and Lu Gwei-Djen, in thei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I: Botany* have laid out the main development in lexicographic and encyclopaedic texts, texts on pharmaceutical natural history, studies on wild (emergency) food plants, and botanical monographs, etc., but other types of documents remain to be explored. For example,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literati. Also, for works that provide overall plant information, such as Wang Lu’s *Huashi zuobian* (A History of Flowers) (1617), Wang Xiangjin’s *Erruting qunfang pu* (A Treatise on Flowers from the Erru Pavilion) (1621), Chen Haozi’s *Huajing* (A Mirror for Flowers) (1688), and the *Yuding Peiwenzhai guang qunfang pu* (Imperial Edition of An Expansion of the Treatise on Flowers from the Peiwen Studio) (1708), compiled by Wang Hao and others, these represent accumulated knowledge from various periods, and contain a large amount of textual material, but basically cross over periods and are diachronic in nature, and the poems and prose writings on each type of plant do not cover all the material available, and especially those written in the Qing period. If we are to understand synchronically the nature of plant culture of a certain period, we will need to focus on texts of the same period.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various activities described in the poetry and prose writings of Zhang Ying (1638-1708) and Gao Shiqi (1645-1703/4), including their writings on scenic spots, imperial gardens and the palace,

---

\* Professor of Chinese, Department of China and Inner Asi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gardens of friends, their own houses and gardens in the capital and hometown, travels including travelling with the imperial retinue, and their insights on plant cultivation, and to discuss the feelings of these two traditional literati towards plant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plant culture.

**Keywords:** Zhang Ying, Gao Shiqi, gardens, botanical culture

